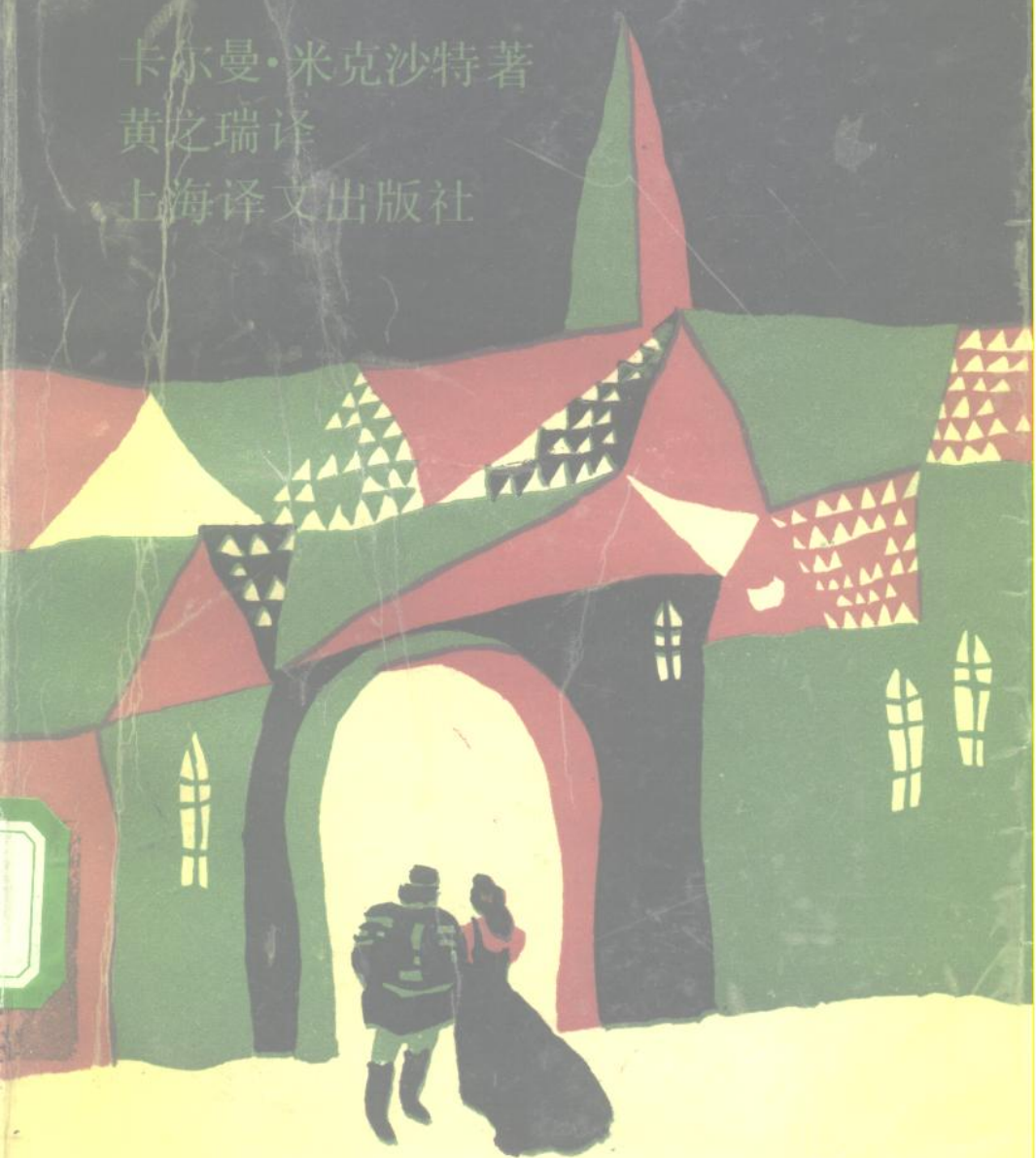


# 爱与恨

卡尔曼·米克沙特著

黄之瑞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爱与恨

(匈牙利) 卡尔曼·米克沙特 著  
黄之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МИКСаг Кальман

ЧЕРНЫЙ ГОРОД

---

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1981 年版本译出

爱 与 恨

[匈牙利]卡尔曼·米克沙特著

黄之瑞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上 海 译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25 插页 2 字数 415,000

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9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500 册

ISBN 7-5327-0318-5/I·155

定价: 8.65 元

## 前 言

本书作者卡尔曼·米克沙特(1847—1910)是匈牙利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坛上享有一定声誉,也是我国读者较为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奇婚记》和《圣彼得的伞》,以及根据这两部小说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受到我国读者、观众的欢迎和喜爱。

米克沙特出生在匈牙利北部诺格拉德州一个小地主家庭。他的少年时期是在家乡度过的,自幼接触各种下层的劳动人民,从他们那儿听说了大量具有浓厚民间色彩的故事、歌谣、寓言和轶事。他毕业于布达佩斯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当过短期的小官吏,经常与形形色色的官吏打交道,开阔了视野,积累了大量观感。这就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年轻的米克沙特对于空虚无聊、虚伪铺张的官场生活感到厌恶,无意于仕途,却对新闻事业产生了极大兴趣。一八七四年,他辞掉了职务,迁居布达佩斯,在首都的一家报馆当记者,同时为几家杂志撰稿。他写的随笔、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均以大众关心的问题为题材,讥讽国家机构的工作和活动。但他最初出版的两本短篇小说集并未给他带来预期的成功,经济状况却日益拮据,因而不得不接受反对党杂志《谢格德日报》编辑部的邀请,来到谢格德。他在当地尖锐抨击匈牙利的政府机构,特别是王国的物资委员会,因为该机构对遭受一八七九年洪水灾害的谢格德居民漠不关心,不予救援。

一八八〇年年底,米克沙特回到布达佩斯,在《佩斯新闻报》工

作。一八八一年和一八八二年，他的两个短篇小说集《斯洛伐克乡亲》和《善良的巴洛茨人》相继问世。它们终于使他获得文学上的名声，赢得读者和文学界的承认。米克沙特的作品忠于生活现实，语言明快，绘声绘色，具有善意的幽默感。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多半是普通劳动人民，作者对他们的描写，怀有强烈的激情和同情心。

一八八二年，米克沙特着手为《佩斯日报》撰写一系列关于国会的特写。一八八四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可敬的老爷们》，小说描写小贵族们的生活，对贵族老爷们的自命不凡进行了尖刻的嘲笑。

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米克沙特的写作技巧大有长进，作品中的现实主义趋势日益发展，批判倾向日益加强，进入了创作高潮期。他的长篇小说《围攻别斯特尔采城》（1895）创造了一个人们记忆犹新的形象——半疯癫的伯爵伊什特凡·庞柏拉茨，他死抱住古代的旧礼仪和旧风俗不放，妄图拖住历史车轮的前进，将十九世纪“迅速倒退”到中世纪去。《圣彼得的伞》（1895）对上层社会生活的空虚和无聊，以及上流社会人物的贪婪和无耻作了深刻的揭露。中篇小说《英雄们》（1897）以极其辛辣的笔触嘲讽了一群出身于名门望族、声名显赫的没落贵族，尽管他们身无分文，却高傲自负，目空一切。米克沙特指出：“大言不惭成了他们的第二本性，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会使他们改变口出狂言的本性；衣冠楚楚、讲究排场、炫耀豪华是他们的生活需要，是他们存在的意义……”在长篇小说《新兹里尼阿斯》（1898）里，作者用戏谑讽刺的笔法，把十六世纪抗击土耳其人的解放斗争中的英雄米克洛什·兹里尼搬到了作者当时的匈牙利环境中。读者和作者都不得不承认，昔日英雄们的后代退化了，没落了……

米克沙特的一些最负盛名的著作均创作于二十世纪头十年。《奇婚记》（1900）是米克沙特的代表作，它对贵族地主阶级和封建

教会的罪恶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年轻的诺斯季和托特·玛丽娅的故事》(1908)描写一个没落的贵族青年和他的家庭,用欺骗手段,以猎取陪嫁财产为目的而缔结的婚姻,结果终于失败,从而撕破他们奢谈道德、行为高尚的虚伪面纱。《服丧的城市》(1910)是米克沙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一九一〇年,匈牙利全国隆重庆祝米克沙特创作活动四十周年,可惜不久他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布达佩斯逝世。

米克沙特的文学遗产非常丰富,他的中、长篇小说和短篇集多达四十部以上。他继承和发展了匈牙利古典文学的进步传统——民主性,人民性,力求真实地反映匈牙利当时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主要现象和问题。他运用锐利的笔锋,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揭露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病。但由于他本人世界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往往不能够始终如一地彻底揭示自己所描写的社会弊病的本质。譬如说,他能无情地讥笑没落贵族们徒劳的挣扎,拼命维护昔日的特权,竭力推迟他们不可避免的灭亡的到来,同时却又哀叹古老“美好的风俗习惯”一去不复返,有时甚至予以美化和理想化。

米克沙特的作品题材广泛,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城镇与乡村风貌,上层社会的场景、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民间风俗都得到反映,作品里人物众多,无不给以恰当的活动场所和个性的表现。他通晓人民口语,富于幽默感,在诙谐中显出揶揄和讥讽,鞭辟入里,一针见血。他的故事构思巧妙,情节曲折离奇而又合乎情理,可读性强。

《服丧的城市》是米克沙特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长篇小说把读者带到了两个多世纪以前的匈牙利人民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时代。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匈牙利当时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历史环境，我们对历史作一点简要的说明。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匈牙利国王的政权受到削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为一群封建领主所左右，他们不断加强对农奴的压迫。农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抗，爆发了以焦尔季·多扎为首的大规模起义。尽管起义的规模广大，起初曾顺利发展，可最后还是失败了，遭到了血腥镇压，贵族加强了对农民的奴役。这个时期的匈牙利国力极度衰弱，无力反击土耳其军队的进攻，一五二六年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摩哈赤会战中遭到惨败。在匈牙利历史上，这次惨败被称为“摩哈赤灾难”。结果是国家被肢解为三部分：一部分土地完全沦于土耳其占领之下，国家的西部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东部则并入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国。此后的一百五十年中（直到十七世纪末），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为了控制匈牙利的领土而进行了长期争斗。匈牙利人不止一次地试图借助土耳其人的力量，摆脱令人痛恨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羁绊，然而这种努力并未奏效。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反对土耳其苏丹、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与宗教斗争交织在一起，匈牙利的新教面临着土耳其伊斯兰教和奥地利天主教的威胁，因而进行了反抗。

新教的根据地是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它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帝国的抗衡力量，在各个方面都起了巨大的作用。早在十五世纪，匈牙利贵族、特兰西瓦尼亚社会上的特权阶层和各个萨克森城市的市民等级，就已经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上形成了所谓的“民族联合”。十七世纪上半叶，由于加博尔·贝特伦大公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取得了胜利，特兰西瓦尼亚才能给匈牙利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实质性的支援。

一六七八年，在奥地利统治的那部分匈牙利领土上，重新爆发了以伊姆雷·特克利为首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人民起义。土耳其

人利用了这次起义，大军直逼维也纳，但遭到了惨败（1683）。根据考罗曹和约（1699），哈布斯堡王朝实际上控制了除泰迈什地区以外的整个匈牙利。哈布斯堡王朝当局和军队把匈牙利当作一个被征服了的省份，奴役当地居民，千方百计扼杀他们的匈牙利民族精神。一七〇三年，几乎整个匈牙利民族都奋起斗争，反对哈布斯堡王朝。运动是由特兰西瓦尼亚的大公费伦茨·拉科齐二世领导的。一七〇三年六月，拉科齐率领的库鲁茨军队（人们称呼起义者为“库鲁茨”），越过匈牙利边境，取得了对洛邦茨军队（哈布斯堡王朝的拥护者被称为“洛邦茨”）的首批胜利。拉科齐的目标是使匈牙利完全独立，不让哈布斯堡王朝觊觎匈牙利的王位。民族解放战争开始时发展顺利，但在一七〇七年至一七〇八年间开始走下坡路，一七一〇年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一七一一年拉科齐的军队完全投降了。根据索特马尔和约（1711年5月），匈牙利丧失了独立自主，哈布斯堡王朝不仅恢复而且巩固了它对匈牙利的统治。

匈牙利历史上的这些重要事件是《服丧的城市》一书的历史背景，本书所描写的故事，就是在上述事件的同时或之后展开的。故事发生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谢佩什省的廖切市。谢佩什边区是历史形成的与外界隔绝的移民区，主要居住的是萨克森人，位于当时匈牙利的北部和东北部（现今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在上塔特尔和斯洛伐克的鲁德纳矿山地区）。谢佩什省从历代匈牙利国王那儿获得了种种特殊的权利和特权。包括廖切在内的一批谢佩什省的城市，在十四世纪就宣布为自由市。这些自由城市的法律地位写进了专门的法典，即所谓《谢佩什意志书》。各城市由市议院管辖，市议院的首脑是市长。这些自由城市在十五世纪异常繁荣昌盛。一四一二年，谢佩什省的十三个城市被匈牙利国王日格蒙德抵押给波兰国王，直到一七七二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才重新归还匈牙利；此后不久，匈牙利国王约瑟夫二世废除了这些城市的特权。



《服丧的城市》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富有传奇性。谢佩什省副省长因参加拉科齐领导的人民起义而将职位让给其兄弟帕尔·格奥尔格伊。本性善良的帕尔思念亡妻，变得脾气暴躁，喜怒无常。桀骜不驯、炙手可热的副省长在一次行猎时用猎枪打死了廖切市的市长，因为后者枪杀了他的爱犬。市议员们乘机大做文章，宣布为被杀害的市长服丧，全城男女老少一律只能穿黑衣服，直到向帕尔讨还血债，报仇雪耻。廖切市成了黑色的服丧城市。其实，市议院的目的主要是阻止财富大量外流——使匈牙利各地拥有土地但没有钱财的贵族子弟，不再到廖切来追逐富商巨贾的女儿，获得大笔嫁妆钱，因为城里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生活索然无味。年复一年，岁月流逝，市民们始终穿着黑衣服，他们无法实现复仇行动。此时，继任的一位市长也死了，他是被前任市长的墓前雕像压死的。选举产生的新市长法勃里齐乌斯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性格急躁而果断。新市长获悉，帕尔和省里的贵族多年不在廖切举行省贵族会议，而现在决定来城里开会之后，就组织市民们将副省长一举生擒并对他进行了审判。市议员们以《谢佩什意志书》中的一条条文为依据，判处帕尔·格奥尔格伊副省长死刑，立即执行，甚至连帕尔的最后愿望——见女儿一面——也被法勃里齐乌斯断然拒绝。于是，刽子手“挥动闪闪发光的大军刀，砍下帕尔·格奥尔格伊的头颅——谢佩什省最聪明的一颗脑袋”。法勃里齐乌斯自以为大功告成，实现了正义的复仇，把黑色的服丧城市里的市民从丧服中解脱出来，然而他并未高兴多久。原来，法勃里齐乌斯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姑娘，与之心心相印，她就是副省长的女儿罗扎莉娅，在廖切城里的贵族女子寄宿学校就读。为了女儿的安全起见，帕尔让女儿用了一个假的姓氏。当法勃里齐乌斯得知，被他斩首的副省长是未婚妻的父亲时，吓得丧魂落魄，“面无人色，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板上”。小说到此结束。

以情节引人入胜见长的米克沙特，在故事中穿插大量奇闻轶事、风土人情、古老的陈规陋习、生动的细节描写，让众多的形象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在故事中“安家”，以幽默诙谐的笔触对形形色色的芸芸众生的心理，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使故事有血有肉，饶有趣味。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曾在报上连载，所以各个章节都在高潮待起的紧张时刻戛然而止，给人一种余兴未尽的感觉，形成悬念，使读者不忍释手，更加急于了解故事的结局和人物的命运。

根据编年史，副省长帕尔·格奥尔格伊与廖切市的冲突发生在十六世纪，然而作者把这一冲突从十六世纪移到了十八世纪初，从而把拥护拉科齐的库鲁茨为自己祖国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作为本书的背景，这决非偶然。民族解放斗争的时代是满怀豪情为祖国建立功勋的时代，是民族英雄辈出的时代，这就立即使书中所描写的事件具有异乎寻常的色彩。况且，作者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感。但是，尽管米克沙特在故事中借助于拉科齐时代，但仍然忠于作者自己所处的时代，用当时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上所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他展现了封建贵族和市民等级的冲突，以此来揭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急于想执政的匈牙利资产阶级和不愿意退出自己历史舞台的贵族之间的尖锐矛盾。因此，书中的有些章节毫不留情地对双方进行了揭露和讥讽。

帕尔·格奥尔格伊行猎时用枪打伤市长的情节，很说明问题。陪同市长打猎的那些贪婪的市民，均系“城里的父辈”，他们不是给市长以任何救助，为他包扎伤口，尽快送他回城里医治，而是抬着他在富饶肥沃的谢佩什省的土地（不属于城市的土地）上奔跑，用鲜血来围圈土地，而当市长的鲜血流尽时，他们还按压他的伤口，想再“挤出”一点血来，多围一点土地，因为按照当时的习俗，城市的首脑人物鲜血洒过的土地，划归城市所有。高贵的市民们竟以自己市长的生命为代价，为廖切市“砍来了”格奥尔格伊的很大一片

沃土。米克沙特在书中大量揭露了这些小市民的贪得无厌、心胸狭窄、漠视祖国命运伪善的面目，在他们身上不难发现与作者同时代的资产者代表人物的典型形象。

作者对封建贵族的腐朽和没落也予以无情地揭露和讥讽。但从小说里所刻画的一群贵族的形象来看，米克沙特在自己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中，重又流露出他对这个没落阶级的同情。用作者的话来说，“匈牙利贵族作为一个等级，从来也不囿于一域，自我孤立。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国才得以存在至今，而且其原因，根本不是某些诗人所断言的那样，是什么上帝的恩赐……无论在哪儿出现了一位智慧超群或财富盖世的强人，就必须立即把他吸收进贵族等级，让他进入这个由国家制度建立起来的城堡。留在城墙外面的都是一些碌碌无为的弱者。”米克沙特的这几行字，与其说是对整个贵族阶层的颂扬，倒不如说是为之惋惜，因为当时日趋没落的贵族（乡绅）已经与自己的前辈毫无共同之处了。可是，作者笔下的谢佩什省的贵族，各具个性，并不千篇一律。帕尔·格奥尔格伊的兄长亚诺什，代表那部分把祖国的民族解放斗争看作高于一切的匈牙利贵族。帕尔完全受自己的副省长“活动”的支配，祖国被肢解也好，依附于哈布斯堡王朝或土耳其人也好，都不妨碍他的副省长“活动”，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活动”才导致了与廖切市的一场不光彩的冲突。尽管如此，帕尔·格奥尔格伊仍然被作者描写成正面人物——一个虽然性情乖戾、桀骜不驯、鲁莽暴躁，但心地善良、坚强刚正、聪明过人的正派人。“贵族”肯杰利的形象，本质上是一个大发横财的商人，重利盘剥的高利贷者，他用自己的财富购买了贵族封号。另一个贵族形象是令人厌恶的日格蒙德·比鲍克，他恬不知耻，贪图钱财，犹太式地出卖自己的祖国和恩人。

匈牙利著名文学理论家、科学院院士伊什特凡·基拉伊认为，在《服丧的城市》这部长篇小说中，米克沙特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

到“谴责那些没有能力将自己提高到对祖国负有责任感高度的阶级。他通过廖切市和谢佩什省的斗争，描写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鼠目寸光的阶级利己主义”。

本书是根据莫斯科“真理”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俄译本译出的。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希读者不吝指正。

黄之瑞

一九八七年三月于上海

## 目 次

|           |   |
|-----------|---|
| 前 言 ..... | 1 |
|-----------|---|

### 上 卷

|                                                                                   |     |
|-----------------------------------------------------------------------------------|-----|
| <del>第一章</del> 本章的内容和细节对读者极为重要 .....                                              | 1   |
| 第二章 猜疑 .....                                                                      | 8   |
| 第三章 <i>Quieta non movere</i> (拉丁语: 不要回忆往事) .....                                  | 38  |
| 第四章 作者在本章中顺便涉及某些政治问题 .....                                                        | 74  |
| 第五章 萨克森人的狡猾 .....                                                                 | 88  |
| 第六章 服丧的廖切城 .....                                                                  | 100 |
| 第七章 少女们 .....                                                                     | 145 |
| 第八章 <i>Vitam et sanguinam pro vicecomite nostro</i> (拉丁语: 为我们的副省长而献出的生命和鲜血) ..... | 164 |
| 第九章 小罗扎莉娅的命运出现转折 .....                                                            | 227 |

### 下 卷

|                                 |     |
|---------------------------------|-----|
| 第十章 “希利尔-巴夏”和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     | 267 |
| 第十一章 罗扎莉娅·奥特罗科奇长大成人并成为未婚妻 ..... | 304 |
| 第十二章 动乱的年代 .....                | 375 |
| 第十三章 已故市长最后一次动弹了一下 .....        | 448 |

DK 35 / 13

|      |                                           |     |
|------|-------------------------------------------|-----|
| 第十四章 | 关于母亲的眼光何等敏锐和爱情如何产生<br>的一点议论 .....         | 472 |
| 第十五章 | 在这一章里,不管作者的意愿如何,根据命<br>运的安排,本故事到此结束 ..... | 508 |

# 上 卷

## 第 一 章

本章的内容和细节对读者极为重要

帕尔·格奥尔格伊是特克利<sup>①</sup>时代谢佩什省最杰出的副省长。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艰难时期。昨天洛邦茨<sup>②</sup>还在作威作福，而明天库鲁茨<sup>③</sup>却可能突然到来。在那个时候从事政治活动犹如头上顶着盛得满满的水罐子跳舞一样。跳舞的人稍不小心，罐子里的东西就会泼出来，但每次泼出来的既不是水，也不是酒，而是鲜红的人血。话又得说回来，那时候人血大概比清水还要贱。

可是，权力总归是权力，一个人尝到了权力的毒汁之后就会贪得无厌，不断地渴望自己的权力越来越大。啊，权力是多么令人舒心快意的东西。当然啦，只要大权在握，谁还敢往你头上爬。

帕尔·格奥尔格伊是个大财主，是谢佩什省的世袭贵族。诚然，格奥尔格伊家族已经不象在阿尔帕德王朝<sup>④</sup>时代那样声名显赫了。（上帝啊，既然你已经决定使阿尔帕德的强大王国永远处于动荡不安之中，那你就让历代的阿尔帕德在地下好生长眠吧！）

时光在流逝，在悄悄地流逝，我们的格奥尔格伊家族的烜赫荣誉也随之从它的顶峰坠落下来了。格奥尔格伊家族的祖先阿尔诺利德和他的几个儿子都拥有萨克森伯爵的爵位，并且是与波兰接壤的边界地区最有钱有势的大地主。我们说的那位阿尔诺利德伯爵，成功地把萨克森人吸引到当时还是不毛之地的谢佩什边区来定居。他使用的办法可不是加麦利恩的捕鼠人把德意志人引

诱到特兰西瓦尼亚去的那种办法。谢佩什省的萨克森人不是傻瓜，不可能被笛声吸引过来：要给他们特权和有保障的权利才行。萨克森人获得了这种特权和权利。与此同时，阿尔诺利德本人当然也得到了皇帝陛下贝拉四世<sup>⑤</sup>的慷慨恩赐，伯爵获得了杜纳耶次河和波普拉德河之间的全部土地：历代阿尔帕德国王都是一些豁达大度的人，他们并不用霍利德<sup>⑥</sup>来丈量土地，而只是简简单单地指指从这一条河到另一条河。

阿尔诺利德的几个儿子也是一些英姿勃勃的小伙子，特别是其中一个名叫约尔丹斯基的伯爵。国王拉斯洛四世<sup>⑦</sup>曾把一座叫格奥尔格奥的小村子赏赐给他。从此约尔丹斯基伯爵的后代就改姓格奥尔格伊。

格奥尔格伊家族的权势曾扩展到遥远的地方，当时在谢佩什边区该家族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这也是可想而知的。他的子孙

---

① 伊姆雷·特克利(1657—1705)，匈牙利反对哈布斯堡王朝、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领袖。特克利在斗争中不得不依靠土耳其。一六八二年他被敕封为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东北部地区的执政大公(土耳其苏丹授予他“国王”封号，但他并没有使用这个封号)，由于一部分贵族倒向哈布斯堡王朝，运动归于失败，他逃亡到波兰。一六九〇年他一度重新成为统治特兰西瓦尼亚的大公，后来在流亡中死于土耳其。——俄译者注

按：哈布斯堡王朝，欧洲历史上统治最长久的王朝，发迹于瑞士阿卑州的哈布斯堡(意即“鹰之堡垒”)家族。统治过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王国和一些小王国、公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崩溃，王朝告终。

② 匈牙利人称哈布斯堡王朝的拥护者为洛邦茨。——俄译者注

③ 指匈牙利的起义者，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匈牙利强大的独立运动的参加者。——俄译者注

④ 阿尔帕德王朝是匈牙利的第一个王朝(十——十四世纪)，其创始人为马扎尔游牧部族的领袖阿尔帕德大公；九世纪末各部落结成联盟，从而为匈牙利国奠定了基础。——俄译者注

⑤ 贝拉四世是阿尔帕德王朝的一个国王(1235—1270)。——俄译者注

⑥ 霍利德是匈牙利的土地面积单位，等于零点五七公顷。——俄译者注

⑦ 拉斯洛四世是阿尔帕德王朝的一个国王(1270—1290)。——俄译者注



中有不少人当上了边区领主，后来格奥尔格伊家族又世代代高踞谢佩什省省长的交椅。那个时候土地是怎样转让的？这只有上帝知道，大概是通过刀剑易手的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格奥尔格伊家族一代比一代穷，而且不断受到其他贵族后裔的排挤。强大的恰基家族、萨波亚伊家族和图尔佐家族逐渐超过了格奥尔格伊家族，使之失去了往昔的盛名。

杜纳耶次河和波普拉德河始终象从前那样在原来的河道里奔流，但两河之间的土地已不再属于格奥尔格伊家族。他们原来的财富已所剩无几。就连他们的家谱树似乎也老化了，不知为何不再产生三军统帅和国家栋梁，最多只能出一些副省长或县警察局长。据说，确实有一位来自克什马尔克的一百零七岁的茨冈女巫曾经为米哈伊·格奥尔格伊算过卦，她说他们的家谱树完好如初，安然无恙，不过目前正在冬眠，它要昏睡二百年左右。经过二百年休眠之后，它将重新长出繁茂的枝条来，不仅会使匈牙利的其他姓氏黯然无光，甚至还能使遥远邻邦的其他姓氏相形失色……

本书的主人公帕尔·格奥尔格伊，虽然与别采维齐家族、叶克利法卢希家族和达尔瓦什家族——他的妹妹卡塔莉娜嫁给了格奥苗尔省奥什姜村的达尔瓦什——有亲戚关系，但只算得上是个“富裕的贵族”。我之所以故意只提到格奥尔格伊的社会地位，避而不谈他拥有数千霍利德土地的格奥尔格奥庄园——他的庄园里有一座小城堡，城堡筑有几个模样令人望而生畏的五角形边角碉堡，——那是因为我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对人的评价首先看他是否有名望，然后再看他有多少房产土地。那个时候，有名望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领地，就象现在的人，只要拥有大片土地就能名闻遐迩一样。象巴拉沙家族或恰基家族那样的大地主和感情冲动的人，往往会不止一次地忽而腰缠万贯，忽儿囊空如洗：他们曾经屡次拥有五六处城堡，可过不了多久，又变得无立锥之地，不得